

◎创作谈

## 一起热烈拥抱生命

秦海燕

迷你剧集《喀什恋歌》终于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和爱奇艺“微尘剧场”播出。这部剧拍摄于去年夏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至今仍深深怀念那片美好而梦幻般的土地。

剧本阶段的《喀什恋歌》还是内敛的，然而在喀什的烈日下拍摄时，一切都变得热情奔放。喀什是古老的，更是年轻的、充满活力的。

我们曾经习惯于高效拍摄，但喀什的夜戏却总要等待，夏日的夜10点半才姗姗来迟，七八点钟才能给出最美的斜阳。

我们提前用半个月画好8集分镜，可拍摄时几乎每场戏都在计划之外：男女演员在古城巷子里表白，过街楼里的孩子们嬉闹着适时地喊“他也喜欢你”；女主角去找闺蜜的路上，搬着板凳乘凉的老人突然入画，给了恰到好处反应，这些随机的惊喜，都被“请”进场景中。

慢慢的，我们开始享受这种不确定性。孩子们成为镜头里的常客，跳皮筋、奔跑、踢球，妇女们在清晨的阳光下浇花、洒水。感谢他们，使观众可以在剧集的故事之外，从更有烟火气、更生活化的维度感受喀什。

这后来成为我们的拍摄方法：用半纪录的形式拍摄这部剧。在巴扎（维吾尔语，集市）拍摄时，临时找来的当地卖鸽人贡献出极富感染力的表演，现场的男女老少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杀青那场戏在喀什库尔塔吉克自治县的小卖部取景，偶遇几名塔吉克族青年弹唱歌曲，他们成为戏旁的侧影。

这些邂逅让我们不再害怕不确定性，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也正是这部剧要传达的故事和主题。

《喀什恋歌》的故事围绕在喀什古城长大的3个女孩展开。夏孜经历了挫折后从上海返乡，在故土被亲友温暖，与自己达成和解。她明白了挫折和失败也是生命的馈赠。米娜格尔是主场骆驼铃声站家的女儿，不怕争议、桀骜不驯。她经历了失败的婚姻，又破茧而出，从一个依附者变成勇敢的创造者。美丽体现出一种野生野长的顽强生命力，传达着真善美，她出生于土陶世家，自幼学习土陶制作，技艺精湛。

这3个女孩被赋予不同的特质，每个观众都能在她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她们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也会有争执，但始终互相懂得、托底，展现了女孩们之间细腻、温柔的友谊。

歌舞是该剧极为重要的元素，茶楼、街巷无处不在，男女老少弹着都塔尔、热瓦普，唱着木卡姆和民歌，更不用提当地婚礼和麦西热甫（维吾尔语，维吾尔族传统集体歌舞活动）。我们把这些都如实地拍摄下来。除了传统歌舞，这部剧也糅合了年轻、现代的音乐和舞蹈元素，而且歌舞与剧情紧密交织，成为这部剧的一大看点。

拍摄《喀什恋歌》，我们的心灵像度过了一个充实、悠长的假期，面对古城的温情、大漠的星空银河、雪山的日出、高原的草甸，我们都曾泪流满面。愿这里成为我们生活的坐标，我们都不再害怕不确定性，热烈地拥抱生命。

（作者为《喀什恋歌》导演、编剧）

## 北京三里屯再添音乐公共文化场所

本报（张晨晓）历经多年攻坚建设，位于北京朝阳区三里屯的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日前顺利完成建设单位五方验收，项目建设取得全面竣工的关键阶段性成果。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规划建设拥有1600座位的交响乐厅，以及乐队排练厅、录音棚等配套设施。音乐厅的流线型外观和“莲玉”内涵设计，融合了传统与现代文化元素。中国爱乐乐团负责人介绍，依托周边区位优势，音乐厅启用后，将满足市民对高品质音乐会的欣赏需求，为大型乐队排练和节目录制提供专业场所，成为促进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场所，为首都城市文化建设增添新景观。

该负责人表示，乐团和建设各方将通力协作，努力推进音乐厅在今年竣工启用。



正在进行内部设备调试的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李伟摄



北缫车踏板呈角尺状，较短部分系脚踏处，较长部分的一端通过水平连杆与曲柄相连，缫工可坐着操作。此外，北缫车车架较低，机件比较完整，丝的导程较南缫车短，可缫双绞丝，而南缫车只能缫单绞丝。

“冷盆”与“热釜”也是南北缫车的重要区别。《农书》记载：“南州夸冷盆，冷盆缫细何轻匀。北俗尚热釜，热釜丝圆尽多绪。”北缫车以热釜煮茧，茧在滚烫的釜中持续受热，丝胶溶解充分，缫出的丝条圆润饱满、多绪并行，效率更高。南缫车则以冷盆盛温水，将煮熟茧移入温水中缫丝，水温较低且相对稳定，缫出的丝条更为细匀、轻柔光滑。

“即今南北均所长，热釜冷盆俱此长。”随着不断的技术交流与演进，二者互相取长补短，孕育出集大成的融合形制。南缫车在冷盆工艺的基础上持续改进，北缫车则吸收冷盆工艺之长，使得缫出的丝条兼具饱满与细腻。

融合形成的缫车，既吸收了北缫车结构稳健、便于规模化生产的优点，又保留了冷盆工艺对丝质的精细把控。在冷盆体系中被应用的“出水干”（丝条出水后立即用炭火烘干，防止湿丝粘连，保持丝的柔韧与光泽）等工艺，也成为重要的制丝规范，被后世不断沿用。

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对此有这样的记载：“丝美之法有六字……一曰出水干，则治丝登车时，用炭火四五两盆盛，去车关五寸许，运转如风时，转转火意照干，是曰出水干也。”明代以后，原本以热釜见长的北方缫车吸收了南方冷盆的精细工艺，使缫出的丝条兼具北方丝的“圆尽多绪”与南方丝的“细匀”，基本确定了后代缫丝车的主要形制。

此外，明代还出现了坐式脚踏缫车。劳动者坐于缫车前，面对丝杠工作，劳动强度大为减轻，也更便于观察丝杠的卷绕情况，进一步彰显了“以人为本”的造物匠心。

## 技通古今 丝连四海

事实上，缫丝车从来不只是中国农家的劳作工具。沿着古丝绸之路，缫丝技艺与丝织成品一起远播波斯、拜占庭乃至欧洲腹地，让世界第一次见识到“轻如雾、薄如月”的东方丝绸，并深远影响了后来法国里昂等地的近代丝织业。可以说，缫丝车上抽出的每一缕丝，都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对话的细线。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机械化设备的不断改进，机械缫丝机越来越普遍。从以蒸汽为动力的近代缫丝厂，到改良技术、适用于小本经营的小型缫丝机“机汽车”，再到一台机器可同时缫几百绪的现代智能自动缫丝机，缫丝技术日新月异。

然而，那古老的木质缫丝车，却依旧在时光中绽放着独特魅力。

浙江湖州素有“丝绸之府”的美誉，“辑里湖丝”因产于湖州南浔区辑里村而得名，其制作工艺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辑里村，村中一间木屋映入眼帘，墙上还挂着“南浔区非遗大师工作室”的牌匾。屋内放着蚕匾、蚕架等传统工具。年近八旬的非遗传承人顾明琪，坐在一台老式木质缫丝车前。随着右脚在踏板上有节奏地踩踏，木制缫丝车缓缓转动，一根根洁白晶莹的蚕丝被缓缓拉出，整齐地缠绕在木轮上……

“温度调至90摄氏度开始煮茧，用稻草芯粘起蚕丝，先绕再钩，再绕到丝车上，按照车的惯性拿脚踏着，可以拉到1400米。”顾明琪对缫丝技艺如数家珍。

顾明琪的祖父一代就以养蚕缫丝技艺为生，父母后来更是成为村中有名的养蚕缫丝技术能手。在顾明琪的记忆里，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养蚕抽丝。8岁时，他便跟着父母学习辑里湖丝手工制作技艺，反复钻研。

为了更好地保留缫丝传统技艺，顾明琪在村里搜寻从前村民养蚕用的蚕匾、蚕台等传统工具，还“抢救”下全村唯一一台“高龄”的木制缫丝车，目前仍在用它制作湖丝。“以前，这是家家户户都会的传统手艺。”顾明琪说，儿子儿媳也成了自己的徒弟，为的就是把传统的湖丝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

如今，蚕桑主题研学、非遗导师进课堂、相关文创产品开发……丰富多样的传承形式，让古老的缫丝车焕发更多光彩。“在博物馆里，孩子们亲手操作缫丝车，不仅了解了技艺之美，更是一次对悠久灿烂中华文明的具象化感知。”罗铁家说。

2009年，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跨越千年的东方智慧成为世界各国共赏的文明密码。

从嫫祖“教民育蚕”的传说，到殷墟出土的玉蚕与甲骨文“蚕”“桑”的象形；从手摇缫车的吱呀作响，脚踏缫车精巧的偏心传动，到汉唐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声——一架小小丝车，串起的是中华民族“格物致知”的科学传统、协同共生的造物哲学，与和而不同的文明胸襟。

智能缫丝机一日可缫数百绪，而老木车依然不疾不徐地旋转。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进步，从不否定来路；真正的传承，也从拒绝未来。这缕跨越数千年的丝线，承载着智慧之光，仍在续写中国与世界的故事。



扫码观看  
创意动画

统筹：李 舫 张意轩  
策划：钟金叶 赖 睿  
动画设计制作：李 栋  
学术支持：陈 朴 罗铁家  
版式设计：解丹青

## 字载匠心

惊艳时光的中国智慧

# 一车丝缕 千载匠心

缫丝车里的纺织智慧

本报记者 黄敬惟 窦皓

## 缫丝车

中国古代丝业的重要设备  
以传动设计实现从蚕茧到丝线的完整缫制获取  
至迟在秦汉时期，手摇缫丝车已开始推广  
宋代，脚踏缫丝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

农谚云：“小满动三车。”“三车”的其中之一便是缫丝车。每当小满前后，江南的田埂灶旁，便弥漫着煮茧的氤氲水汽。沸水翻滚的茧锅中，一根根晶莹的蚕丝被缓缓抽出，绕上丝篰。这缕缕丝线，不仅凝结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也织出中国连通世界的丝缘。

### 巧用蚕茧 历史悠久

中国是最早利用蚕茧抽丝的国家。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纛，绎茧为丝也。”纛丝就是从蚕茧中抽出蚕丝的工艺，背后蕴藏着古人巧妙的科学认知。蚕丝的主要成分为丝素和丝胶，丝素是蚕丝的主体，丝胶是包裹在丝素外表的物质，具有易溶于水、温度越高溶解度越大的特性。纛丝正是利用二者这一差异，经煮茧、索绪、理绪、集绪等工序，将蚕茧“纛”成可用于织造的丝线。这种对材料微观特性的精准把握，正是中国古代“格物致知”传统的鲜活体现。

“中华民族对蚕茧的利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山西夏县的一处仰韶文化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被人工割裂的半个蚕茧。这是先民利用蚕茧的重要实证。”中国丝绸博物馆副研究员、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保护联盟秘书长罗铁家介绍。

最开始，人们在纛丝时使用“H”形架子作为绕丝工具，后逐渐改进成为轱辘式的纛丝车。纛丝车是手摇缫车的雏形，通常为竹制的四角或六角框架，用短辐交互连接，中间以轴贯通。使用时，用手拨动使之不断回转，将引出的蚕丝缠绕在轱辘上。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至迟在秦汉时期，手摇缫车已基本定型并开始推广，至唐代时手摇缫车的使用已较为普遍。“每和烟雨掉缫车”“檐头索索缫车鸣”等唐诗名句中，记录下了当时农人摇动缫车、纛丝引线的劳动场景。

再一次的技术飞跃发生在宋代。这一时期，脚踏缫车基本定型，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北宋学者秦观的《蚕书》是中国第一部养蚕、纛丝专著，书中以大量篇幅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缫车。此外，绘制于南宋时期的《蚕织图》则描绘了当时自“腊月浴蚕”到“下机入箱”（即从冬月浴种到织成入箱的全过程）的生产景象，留下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宋代的脚踏缫车主要分为机架、集绪与捻鞘装置、卷绕装置等部分构成。纛丝时，丝条先穿过集绪的“钱眼”，再绕过导丝滑轮“锁星”，然后通过“添梯”和送丝钩——这一套精巧的引导系统，让纤细的蚕丝有序地落到丝篰之上。

这套结构中，络绞装置的设计尤为精妙。据秦观《蚕书》记载：“鼓上为鱼，鱼半出鼓，其出之中，建柄半寸，上承添梯……故车运以牵环绳，绳簇鼓，鼓以舞鱼，鱼振添梯，故系不过偏。”使用时，传动机构带动偏心盘“鼓”转动，使络绞杆“添梯”作直线平动，让蚕丝有序均匀地缠绕在丝篰上，避免堆积、杂乱。

此外，更具创新意义的是其动力方式。丝杠通过曲柄连杆与脚踏杆相连，劳动者用脚踏动脚踏杆，带动曲柄作回转运动，并利用惯性实现连续转动。这一设计使缫丝从“两人一车”变为“一人一车”——脚之力解放了手之巧，劳动者得以同时进行索绪、添绪等操作，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省力、增效、精美三者兼顾，正是中国传统造物理念的典型呈现。

### 因地制宜 融合发展

元代以后，不同地域根据本地蚕茧特点和生产习惯，对缫车进行适应性改良，出现了不同形制的缫丝车，分称“南缫车”和“北缫车”。元代王祯《农书》中绘制了二者的详细图式，直观展示其形制差异。这主要体现在脚踏传动机构的安装方式上——南缫车踏板平放于地，一端通过垂直连杆与轴上的曲柄相连；

图片说明：

图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缫丝车。

资料图片

图②：王祯《农书》中的北缫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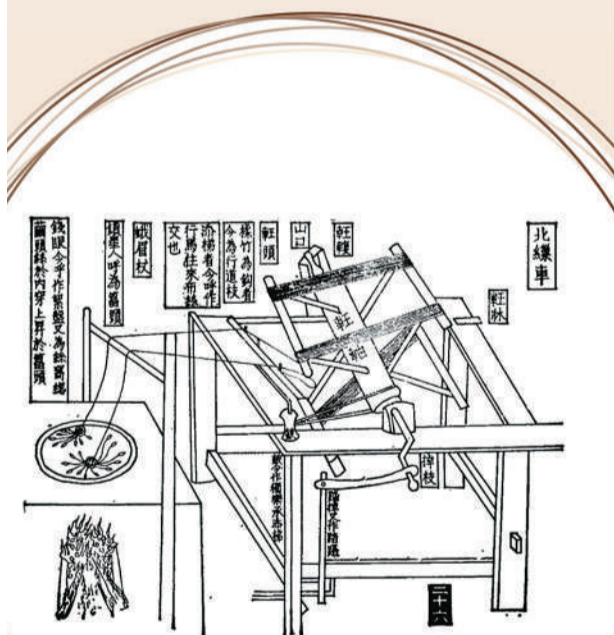
资料图片

图③：王祯《农书》中的南缫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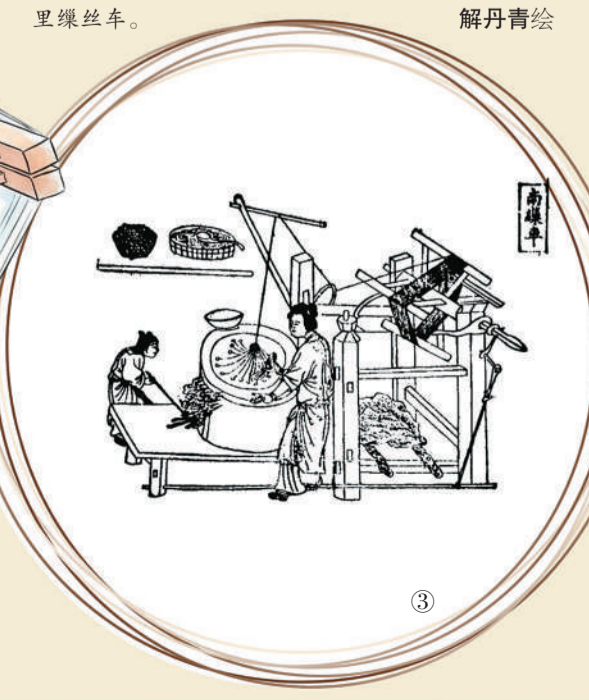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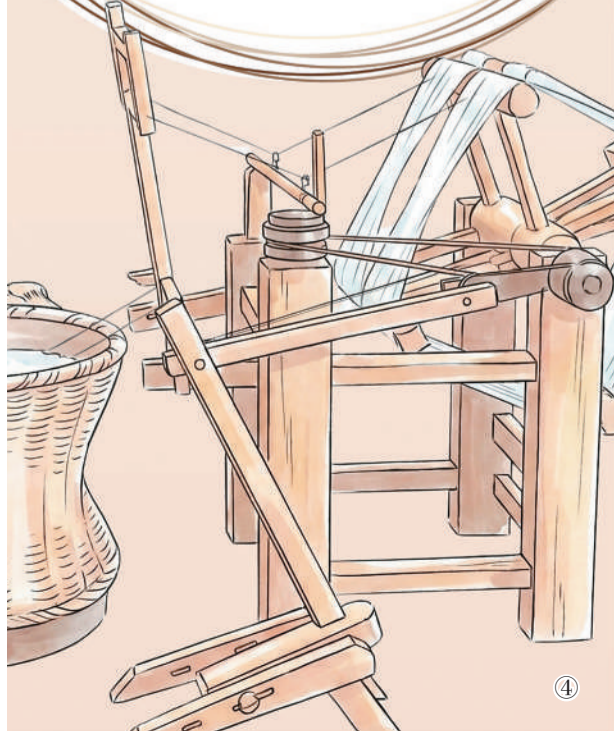
资料图片

图④：参考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文物绘制的辑里缫丝车。

解丹青绘



②



③

④